

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七辑

弃儿汤姆·琼斯

Tom Jones the History of A Foundling

〔英〕亨利·菲尔丁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第七卷 三日间事

第一章 世界与舞台之比拟

世人往往把世界比作剧场；许多言可为法的作家，还有功夺造化的诗人，也曾把人生看作一场大戏^①，他们认为，几乎连每一样琐细情节，都和那种据说最初由塞斯批斯所创始、以后由文明各国以极大的称赞和喜爱所随承受的舞台表演^②，逼肖酷似。

这种比拟，后来变得行之非常久远，用之非常广泛，因此有些字样，最初的原意只能用于剧院，引申作比喻才能用于人世；而现在则毫无分别，可以以本意径直用于二者：例如上台、下台、上场、下场这类字眼儿，用来用去，变得熟悉至极，所以有的时候，我们谈的分明是一般的人生，而听起来却好像我们只是谈戏剧的表演一样；并且，我们说起幕后活动来，我们的脑子里出现的，往往

① 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（Pythagoras）说，世界像一舞台，似为最早说这种话的人，后来则更多，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，就出现过四次，在法国论文家孟代尼（Montaigne）的《论文集》中出现过两次。

② 论西洋戏剧史者，都溯源于希腊的塞斯批斯（Thespis），他是希腊诗人，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，首先把原先合唱队中之领唱人与其它人分开，且稍加动作，是为悲剧萌芽。也有人说，他是第一个把演员引进合唱队和领唱人问答的人。贺拉斯在《诗艺》第294行说：“悲剧缪斯初不为人所知，至塞斯批斯初发明之。”

不是朱瑞巷剧院，而是圣詹姆斯宫廷^①。

如果我们想一想，舞台上出现的并非别的，只是实有事物之表现，或者像亚里士多得说的那样，为实有事物之模拟^②，那我们前段所说，就不言而喻了。既是这样，所以，如果有人，能以文字或者活动，把人生模仿得维纱维肖，因而使人或多或少，难以分辨哪是表现、模仿，哪是原本、底样，或使观者以彼为此，以此为彼，那这种人，理所当然，应该受我们最大的尊敬。

但是事实上，我们对待这般人，就和儿童对待玩具那样，并不怎么乐于对他们致以敬礼，而反倒更喜欢对他们报以嘘声，喝以倒采，而不赞以掌声。这可以表示出来，使我们看到人世与舞台之间相同之处的，还大有别的原因在。

有些人把人类的绝大部分，都看作是演员的身份；他们扮了某个角色，但是其实他们并非真正是他们扮的那个角色，也就像某些扮帝王将相的人，并不能当真把自己看作是帝王将相一样。就因为如此，所以一个伪君子，才可以叫作是表演家，而古代希腊人也就用同样一个字，来称呼这两种不同的人。

吾生也有涯，也同样引起人生与舞台相似的比拟。所以万世不朽的莎士比亚说：

人生只是一个可怜的演员，
在台上，一瞬之间，挺胸凸肚吹胡子瞪眼，

① 朱瑞巷剧院 (Drury Lane Theatre)，官称朱瑞巷皇家剧院。始建于 1663 年，18 世纪时为当时名演员演出之地。现在之朱瑞巷剧院则已为原址上之第四个剧院。参看本章皇家剧院注。圣詹姆斯宫 (St. James' s) 始建于英王亨利第八，其后英王或居此宫或不居此宫。至威廉第四以后，则英王无瑞居此宫者，但其地仍为英国宫廷之官称。“幕后活动”；此“幕”或指床帷，或指寝宫之帷幔而言，其活动则或指政治或指性行为。此处译文，则以汉语适有“幕后”、“内幕”等语，故借译之。

② 亚里斯多得《诗学》里说，诗与音乐、绘画等，皆以模拟基础，而手段不同。诗源于人喜模仿本能等等。

一瞬之间过去了，就声息无闻，形影不见^①。

这三行诗，因为引用得太多而成了陈词滥调了，所以我们给读者另引一段颇为超越的诗句，聊以补过。这一段诗，我相信，很少有人读过，是从一首叫作《天神》^②的诗里引来的。这首诗大约九年以前曾发表问世，但是却早已沉霾淹没，无人记得了，这正证明，好书熬不过坏书，正像好人熬不过坏人一样。

你^③的意愿，就是全人类一切行动的源泉，
邦国的存亡，帝王的生死，全都归你掌管！
你看，时光把它的大舞台，搭在我们眼前，
在台上，威武的主角进进出出，轮流更换！
炫赫的人物，前遮后拥，一个个亮相露面，
有的君王喋血殒命，有的统帅功成凯旋！
都按你的意志，把派给他们的角色扮演，
他们的骄矜，他们的愤懑，通通凭你指点：
他们在青天白日之下，辉煌光耀地一闪，
于是你一颌首，他们就像幽灵，魄消魂散。
方才那番熙攘光景，毫无余踪可以寻见，
只有人恍惚记得，某事一度曾云烟过眼。

但是，在所有这些比拟里，还有在一切其它拿戏剧比人生的事例里，所比都只限于舞台之上。据我所记得的，从来没有人把这场大戏的观众考虑在内。

不过，既然“大自然”往往把她的拿手好戏对满堂的观众上

① 见《麦克白》第5幕第5场第24-26行。第1行所引有省略，其全文为：“人生实在只是可怜的阴影，可怜的演员。”

② 这是爱尔兰诗人波艾司（Samuel Boyse，1708-1749）的诗，于1739年出版。

③ “你”指天神而言。——原注

演，那么观众的行动，也未尝不可和演员一样，拿来作前面所说的比拟。在这样一个宽绰广阔的“时光”剧院里，捧场的和挑刺儿的，都坐在座上。那儿有人鼓掌，有人喝彩，有人嘘之以口，有人哼之以鼻。简而言之，凡是在皇家剧院^①所看到、所听到的，那儿无不应有尽有。

我们现在就从这种现象里，举出一个例子来，以供考查。在本书前一卷第十二章里，“大自然”随兴之所至，表现了一个场面，在那场面里，她把黑乔治弄到台上，说他从他的好友兼恩人那儿昧下了五百镑钱逃走了。我们现在就拿全体观众在这一场里的行动作一个例子，来考查一番好啦。

坐在世界高层楼座^②上的人们，看到这番光景，当然要像他们通常那们，喧嚷叫嚣，而且大概要在那种场合，对这种行为，把一切肮脏龌龊、下流污秽的话，破口骂出；这是我深信不疑的。

如果我们把眼光挪到楼座下层的观从身上，我们就会看到，那儿也是同样令人厌恶的光景，不过脏字少一些，叫声低一些就是了；但是那儿那些正派妇女，仍旧不免要把黑乔治变到魔鬼手里，而且其中有好些位，每一分钟都盼望看到那位足跣分歧的绅士^③，来把那个和他自己是一样货色的坏蛋抓走。

池座里的观众，自然像平常一样，意见分歧。那般喜观英武气

① 皇家剧院 (The Theatre - Royal)：即朱瑞巷剧院，官称朱瑞巷皇家剧院。以其始建时，特供叫作“国王剧团” (The King's Company) 之演员使用。已见前注。

② 高层楼座 (gallery)：票价最贱 (18 世纪时为 1 先令)，故其观众亦最粗野。当时英国作家往往把 gallery 和 pit (池座) 对举。在这儿，介绍一下菲尔丁的时候英国剧院座位情况，可以帮助了解这儿的比喻。当时剧院里有包厢，专供上等社会阔人之用；有池座，是批评家和中等阶层的看戏者所聚之处；有头层楼座；有高层楼座，专供普通人和仆人之用。票价在 18 世纪初斯较便宜——包厢每人 4 先令，池座每人 2 先令 6 便士，头层楼座每人 1 先令 6 便士，高层楼座每人 1 先令。但 1744 年，朱瑞巷剧院把票价涨到包厢每人 7 先令，池座 3 先令，头层楼座 2 先令，高层楼座仍为 1 先令。台上座位 (在舞台两边) 则每人半几尼，即 10.5 先令。直到 1762 年，经盖立克之努力，台上座位才取消。

③ 欧洲中古观念，以魔鬼为人形，而头有角，臀有尾，足分歧如羊蹄。

概、爱睹完美品格的人们，反对在舞台上表演这样劣的行为、而却不给恶人严厉的惩罚，以儆效尤；和作者是朋友的那般人就喊，先生们，你们瞧，这个人，不错，是个坏蛋，但是尽管这样，这种人可是天生来就有的啊！至于这个时代里那般年轻的批评家——铺子里的伙计，作坊里的学徒——就都大叫下流，气喘咻咻地叫唤起来。

至于包厢里的观众，他们的举动都习惯成自然地彬彬有礼。他们里面绝大多数的人，都把心思用在别的方面^①；其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位，还算是在那儿看戏；他们都说，乔治是人中败类；另外那些人，则一定要先听取最会批评戏剧的人有什么意见，才肯表示自己的看法。

现在，我们这般能够进“自然”这个伟大剧院的后台的（那般享受不到这种特殊恩宠的作家，除了编一编字典^②和拼字课本而外，就不应该写任何别的东西），只能对这种行为加以谴责，而不必对那个人怀有任何深恶痛绝之心，因为“自然”并没打算叫他在所有她的戏剧里，老扮坏人的角色；人生完全像舞台，从这一事例里，可以完全表明：因为在舞台上，扮坏人和扮主角的，往往是一个人；同样的一个人，今天会引你敬仰景慕，明天也许会诱你鄙夷憎恶。就像盖立克^③。本是我认为的一位世界最伟大的悲剧天才，有的时候却也不惜自贬身价，扮一扮剧中丑角。盖立克在舞台上是这样，伟人西批欧和哲人利利厄斯，按照贺拉斯的说法，许许多多

① 菲尔丁时的观众，秩序紊乱，随意大声谈论批评，而包厢里的阔人，更意不在戏。他们一在包厢里出现，在他们落座以前，一场已经过去，在他们互相鞠躬屈膝的时候，另一场又已过去。于是他们评论起人物、服装来，普通评论到戏完为止。

② 伏尔泰（Voltaire）说，“所有的字典编纂者，所有把已经印刷的意见搜罗起来的辑录者，我们都可以叫作是剽窃者，不过他们如果不以发明创造居功自傲，可以叫作是忠诚老实的剽窃者。”

③ 迪里克（David Garrick，1717-1779），英国名演员，1741年初登台，以演查理第三（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）而一鸣惊人。多才艺，所演上至汉姆雷特下至玩笑喜剧中的丑角。

年以前，在人世中，也有同样的情况。不但这样，西塞罗甚至说，他们“幼稚得都到了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”。^①当然，这两个人装傻子，也就像我的朋友回里克扮丑角一样，只是逢场作戏，偶一为之而已。但是却真有一些煊赫的大人物，在他们一生中，不知有过多少次，成心扮傻角，还扮得真得出奇，因而竟使人疑惑，不知道他们的突出特点是智还是愚，他们该受人们赞扬还是谴责，该让人敬重还是鄙夷，该令人爱还是令人恨。

凡是曾在这个大剧院的后台度过光阴的人，不但十分熟悉演员使用的种种伪装，而且还十分熟悉“感情”——他是这个剧院的经理和监督——行动起来，怎样离奇荒唐、喜怒无常（至于“理智”，大家都知道，固然是但却是个很懒的家伙，很少有卖力气从事活动的时候）。只有这些人才最有可能学会了解贺拉斯那句名言 *nil admirari*^②，用英语来说，就是不论看见什么，都不必大惊小怪。

一个人只做了一件坏事，并不能带累得他一生都坏，就像一个演员，只扮过一回恶人，并不能带累得他永远扮恶人一样。“感情”像剧院的老板，往往不问演员的意见如何，甚至有时都不问他的才能如何，就硬叫他扮某某角色。因此，一个人（像一个演员一样）可以谴责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不但这样，有时还可以看到，瑕疵罪恶现于某些人身上，非常别扭而不自然，就像埃古^③这个角色的性格，表现在威廉·密尔斯先生^④那副忠诚老实的脸上一样。

既然有这种情况，因此大体说来，胸襟开阔、通情达理的人绝不轻易谴责别人。他可以谴责一种缺点，甚至一桩罪恶，但却不必

① 斯奇庇奥 (Scipio Aemilianus, 人称之为 Africanus Minor, 公元前 185 - 前 129。拉丁文读斯克以批欧)，罗马大将，灭迦太基，得“伟人”（即指 Africanus 而言，意为“阿非利加的”）之名。利利厄斯 (Gaius Laelius, 生于约公元前 185。拉丁文读莱流斯)，罗马将官，与斯奇庇奥为密友，以善演说及工于哲学，得“哲人”之名。

② 拉丁文，意思是：对任何事都不可惊异。语见贺拉斯的诗体《书简》第一卷。

③ 埃古：莎士比亚《奥塞罗》里的坏人。

④ 密尔斯 (William Mills, ? - 1750)，英国演员，菲尔丁在他的期刊上，常称之为“忠诚老实的比尔（威廉之昵称）·密尔斯”。

痛骂有这种缺点或者犯这桩罪恶的人。一言以蔽之，不论在人生中，也不论在舞台上，只要叫嚣喧嚷，就都同样的愚昧、幼稚、欠缺教养、性情暴躁。把恶棍、坏蛋这类字样经常挂在嘴上的人，都是人类中那班最坏的，就像在池座里，把“下流”喊得最流利的人一样。

第二章 琼斯先生，自言自语

第二天清早琼斯就从奥维资先生那儿，收到了他的行囊衣物和一封回信。回信如下：

琼斯先生，

我受舅父之命通知你：他既经深思熟虑，才对你作了那样的处分，而你之一无可取又得到十二分充分的证明，因此想叫他的决定即便有丝毫改变，都永远是你完全无能为力。你说你对一位年轻女士要放弃一切非分之想，舅父见此，不胜诧异，认为你竟出此言，实属大胆放肆。你对那位女士，根本就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因为她那样的出身、那样的财富，使她和你比起来，不啻天渊之别。最后，我还谨奉舅父之命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表示你依从了他的要求，顺从了他的意愿，你得立即离开这块国土。我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，不对你尽一番忠告，就不能结束这封信；这番忠告就是：你得诚心诚意地想一想，怎样才能改过自新。而为你永远乞求上帝之惠以助你改过自新的就是

你的犬马仆，

W·卜利福。

我们这位男主角看了这封信之后，万念俱生，百感交集，互相冲突，不胜扰攘。但后来，缠绵之情和悱恻之感到底战胜了愤怒之

心和烦躁之气，于是眼泪汨汨流出；这倒也许对他很有帮助，也许使他避免了失心迷性或肝断肠折的不幸。

但是，没多大一会儿，他又因为样以泪浇愁而自羞自愧起来。于是他一跃而起，嘴里叫道：“那么，好啦，我得作出唯一能表示我对奥维资先生顺从的事例来才成。我这会儿就走——但是往哪儿走哪？——好啦，那只好碰运气了。既然任何人，对这样一个可怜虫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没有丝毫关切的，那他变成什么样子，对于我自己也当然同样无足轻重了。既然没有任何别人管，那我自己一个人还要管？不过，没有别人？难道我毫无理由，可以认为有个别人吗？——这个别人的价值是在整个世界的价值之上的！——我可以——我必须认为，我的苏菲娅就不会对于我变成什么样子漠不关心。那么，我是不是离开这个唯一的知己——而且是这样的知己呢？难道我不应该留下和她在一起吗？——但是在什么地方——用什么办法——才能留下和她在一起呢？她虽然和我一样，渴望和我见面，但是我能有半点儿希望，即便见到她一面而不惹她父亲对她大发雷霆吗？而且见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能设想，去求告这样一个嫡嫡亲亲的人，答应自己身遭毁灭吗？我能用这样的代价，以求满足自己的任何情感吗？我能为了这样的打算，而在这块国土上鬼鬼祟祟地隐埋潜伏，同贼一样吗？不能，这种想法儿我一概鄙夷，一概厌恶。那么，永别了，苏菲娅！永别了，最令人寤寐求之、最使人生死以之的——”他说到这儿，情不自胜，开口不得，而从眼里找到发泄的出路。

现在他既已决心离开这块国土，于是开始盘算起来，他该往什么地方去。整个的世界，像密尔顿所说的那一样，都展现在他面前^①；而琼斯呢，和亚当一样，没有任何人可求，以取得安慰，以找到帮助。因为他所有的熟人，也都是奥维资先生的熟人，而现在那位绅士既然撤消了对他的恩惠宠爱了，他就没有理由还指望从这

① 见密尔顿《失乐园》（1667）第十二卷第一节。

些熟人之中得到任何帮助。德高望重的大人巨公，要把他们的门下食客逐之而去的时候，实在应该特别地慎重从事，因为这种不幸的受祸之人，要被所有其他的人，都逐之而去的。

采取什么立足之道，从事什么谋生之计，是琼斯第二个考虑的问题：这方面的前景惨淡而渺茫。每一种职业，每一门手艺，都得花费定时间去学，而且更坏的情况是：都需要不可须臾离之的金钱；因为千头万绪，殊途同归，所以“无只生无”这句格言，不但在自然的理论里颠扑不破，在社会生活中也颠扑不破。不名一文的赤贫之人，就是因为不名一文，才被阻截于取得一文的一切手段之外。

后来，大洋——对贫困苦难的人来者不拒的朋友——伸开它那广阔无边的两臂来接受他；他也立刻就决定接受它的友好邀请。说得直截了当一些：他下定决心，要到海上去。

他刚想到这个主意，马上就急煎煎地抱定这个主意；于是立刻就雇好了马，上路奔往布锐斯特，以便把主意付诸实行。

不过在陪伴他远行以前，我们得回到威斯屯先生家里，看一看可爱的苏菲娅身上，又发生了什么别的事。

第三章 几段对话

琼斯起身离去的那天早晨，威斯屯老小姐把苏菲娅叫到自己的房间里；先告诉苏菲娅，说她已经从苏菲娅的父亲手里给她争得自由了，跟着就向苏菲娅长篇大论地发了一通以婚姻为主题的教诲训诫。她对这个主题，不是讲它怎样起于爱情、终于幸福那种的绮思遐想，像诗人所描写的那样；她也没提它怎样出于神圣之命，由于天作之合，像神学家教导我们相信的那一套；她把婚姻看作一种储款资金，女人可以把她们的财产，以最有利的条件，审慎谨饬投入其中，以便她们可以比把它投在别的方面，取得更大的利润。

威斯屯老小姐说完了以后，苏菲娅回答说，她对像她姑母那样

见多识广的女士，是没有资格作任何辩论的，尤其对这样一个主题婚姻，她还绝少考虑思索过。

“和我辩论，孩子！”那一位答道，“那还是我当真一点儿都没想到的。要是我跟你这样一个年纪的人还得动用辩论，那我真得算是白混了。我所以毫不厌烦，都只是为的指教训导你啊。古代的哲学家，诸如苏格拉底、阿尔西比亚迪斯^①等人，对他们的弟子，一概不作辩论。孩子，你要把我看作是苏格拉底，并不是来向你请教，听取意见，而是来对你施教，摆出意见。”从最后这一句话里，读者就有可能看出来，这位女士实在并未研究过苏格拉底的哲学，也就和她没研究过阿尔西比亚迪斯的哲学一样；至于这一点是否如此，我们是不能加以解答，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的。

“姑姑，”苏菲娅喊道，“我从来也没敢大胆妄想，对您的意见有所争辩；再说，这个问题，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，又是我从来没考虑过的，而且也许是我永远也不会考虑的。”

“你对我，苏菲，”姑母回答说，“这样装模作样，真得说是非常糊涂。你想骗我，叫我相信你从来没郑重其事地考虑过婚姻问题，也就像法国人想要叫我相信，他们在国外攻城夺地，只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土一样。你怎么能假装着，孩子，说你从来没考虑过要和人作终身结合的问题啊？你不是确实知道，我对于你所想要结合的意中人，都了然于心吗——其实你所想作的结合是极不合自然的情理的，是非常违反你自己的利益的，也就像和法国单独缔结联盟条约，是违反荷兰的利益^②一样！不过话又说回来啦，要是你在这以前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，那我可以跟你说，现在正是要考虑的真正时刻了，因为你爸爸已经决定马上就和卜利福先生签订

① 苏格拉底总先问别人的意见，而不是给人意见。所谓“苏格拉底方法”就是以问题问人，最后使其人词穷，以得结论。阿尔西比亚迪斯虽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，且其论哲学见于柏拉图之《艾勒绥白阿狄斯》及《筵上谈》，但其人只为雅典之军事家及政治家，而非哲学家。这是威斯屯老小姐在数处以学问唬人的事例之一。

② 菲尔丁写这部作品时，英国正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（1746 - 1748），当时，英国与荷兰联合对付法国及普鲁士。

条约了；说实话，在这件事里，我是以一种保证人的身份自居的——我已经答应过他们，说你准能同意。”

“一点儿不错，姑姑，”苏菲娅喊道，“我得说，这是我一定得不但违背我爸爸，而且违背您的唯一事例。因为这件婚事，是我几乎不用考虑就要拒绝的。”

“我要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伟大的哲学家，”威斯屯老小姐回答说，“那我早就叫你磨得失去耐性了。你对这位年轻的绅士能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呢？”

“有根有据、不折不扣的理由是，”苏菲娅说，“我恨这个人。”

“难道你就永远也学不会语词的恰当用法了吗？”姑姑说。“一点儿不错，孩子，你应该好好地查一查《贝利字典》^①。一个人，并没给你任何伤害，你就不可能恨这个人。因此，你说的这个恨，实在只不过是喜欢罢了。只是不喜欢，并不足以构成充分的理由，使你反对和他结婚。我认识许多对夫妇，完全互不喜欢，然而过的生活却非常舒心适意。你相信我好啦，孩子，我对于这类事儿，比你明白得多。我想，你应该承认，我还是见过世面的；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认识的人，就没有一个不是宁愿叫人认为不喜欢丈夫，而不愿叫人认为喜欢。和这个相反的是痴情相爱，那种早已过时的歪门邪道；那种玩艺儿，连脑子里动一动念头，都能把人吓得起鸡皮疙瘩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姑姑，”苏菲娅回答说，“我永远也不能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。如果我答应了我爸爸，说我永远也不会同意任何和他的心愿违背的婚姻，那，我也可以希望，他永远也不要强迫我同意和我的心愿违的婚姻。”

“心愿！”姑姑有些恼怒，喊道。“心愿！我看到你这样斩钉截铁的样子，实在有点儿吃惊。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像你这样的年纪，又没结过婚，谈什么心愿不心愿；但是不管你的心愿是什么，你爸

^① 贝雷 (Nathan Bailey, ? —1742)，英国字典编纂者及学校教师，所著的《不列颠字典》是菲尔丁时代最完备的字典。

爸的主意可是拿定了的；不但这样，你既然谈到心愿，那我就得劝他，赶快签订条约。哼，心愿！”

苏菲娅于是双膝跪倒，眼泪从她那双明亮闪烁的眼睛里涓涓流下。她哀求她姑姑对她发发慈悲，而不要对她不愿陷入痛苦的深渊就生她的气；还不时地明白强调说，这件事只关系到她一个人，只有她自己的幸福面临着危急存亡的关头。

一个执行吏，手里拿着上司签发的全权拘票，把一个不幸的负债人本人抓到手^①，这时候，他看着负债人痛哭流涕，丝毫不动于衷。那个可怜的被捕者尽力想要引起他的怜悯之心，但是毫无作用；负债人那娇弱的妻子，牙牙学语的男孩儿，惊慌失色的女孩儿，都不能使执行吏有丝毫的犹豫。那位气高意扬的执行吏，对于所有的困苦凄惨，全都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决心把苦恼悲惨的被捕者交到狱吏的手中。

现在这位世事洞明的姑姑，也正是这样，对苏菲娅的求告哀恳，一概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；她决心把这个浑身战栗的闺中弱女，投到狱吏卜利福的怀里。她声色俱厉地回答说，“这件事，我的小姐，不但并非只与你自己有关系，而且它和你的关系是最微不足道的，或者说，实在是最无关紧要的。和这件亲事最有关系的是你们家的声誉，你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。你认为，我的小姐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缔结婚姻的时候，比如说，法国的公主嫁到西班牙去的时候，只有公主一个人是得在这番匹配里加以考虑的吗？不是的！那是两个国家的匹配，而不是两个人的匹配。在名门世家里，就像在我们这样的人家里，情况也是如此。两个人家的结合，才是主要的。你应该对一个家所有的荣誉，比对你个人的，更关心。即便拿一个公主作例证，还不足以启发你产生那样高尚的思想，那你也决不能抱怨，因为你受的待遇比所有的公主所受的并不更坏。”

① 英国 18 世纪一直到 19 世纪前半叶，负债而不能偿还者，须入狱。已见前注。

“我希望，姑姑，”苏菲娅把声音稍微提高了一点儿叫道，“我永远也不会做出任何有辱家门的事来。但是说到卜利福先生，有什么后果，我也决不会同意，不论什么都不能硬逼我对他起好感。”

威斯屯在前面那番对话的大部分里，都站在能听得见的地方，现在实在不能再忍下去了，因此大发雷霆，冲进屋里，嘴里只喊，“呢咬（你要）是不跟塔（他），那我就不要这条老命啦。泥咬（你要）是不跟塔（他），那我就不要这条老命啦。”

威斯屯老小姐本来蓄怒积怨，想狠狠地对苏菲娅发作一通；但是现在她这种蓄怒积怨，却一下都冲着乡绅发作起来。“哥哥，”她说，“我真没想到，您把这件事的联系交涉，完全托付给我了，现在又来横插一手儿。我是以我们家的门第为重，所以才承担了仲裁的责任，为的是把您在我侄女的教育方面采取的错误政策纠正过来。因为，哥哥，就是您——就是您那种离弦走板儿的行动，才把我以前在这孩子稚嫩的心里播的种子，全部连根儿拔光了。就是您自己教给了她不听大人的话。”——“放屁！”乡绅说，满嘴冒着白沫，“你能把魔鬼的耐性磨没了！我教给我女儿不听大人的话？她这不是一个大活人，就站在这儿吗？你老老实实地说一说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我多会儿教给你，说叫你不听我的话来着？我不是又干这个，又干那个，什么都干，来捧着您，宠着您，教您听我的话吗？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再没有那么听话的了；都是您，把她带在您身边，才把她惯坏了，给她的脑子里塞满了一套宫廷的想法。难道我没在门外听见，你告诉她，叫她一定得学公主的派头吗？你这是叫这孩子成为一个辉格党^①；这样，她爸爸，以及不管什么人，怎么还能指望她听话呀？”“哥哥，”威斯屯老小姐带着极端鄙夷的神气回答说，“您那一套政术治道、为人处世，都叫我鄙视得说都没法儿说了；不过有一样，我可得学学您，跟这个年轻的女士寻一回根，觅一回底。您问问她，我多会儿教给她违父背亲的道理来

^① 英国 18 世纪的辉格党，即后来的自由党，和托利党（即后来的保守党）相对立（已见前）。

着？不但没教给你那个，侄女，正相反，我没把一个人在社会上，对各方面的关系那种合于真理的观念，用尽心力启发你、激励你吗？我没什么麻烦都不顾，尽力教导你，说自然的法令要求子女对父母守职尽孝吗？我没告诉你，柏拉图对这个题目都怎么说的吗？^①——对于这个题目，你刚一来到我跟前受抚养教导的时候，你简直一窍不通。所以我确实实地相信，你连女儿和爸爸的亲疏关系都不懂得。”“这可是一派谎言，”威斯屯回答说。“难道这丫头就那么傻，长到十一岁，还不懂得她爸爸和她是亲属关系？”“哎呀呀！这简直比鸿蒙时代的野蛮人还愚昧无知，”那位女士回答说。“至于您的态度，我的哥哥，我得跟您说，您就欠一顿棍子。”“那好，你要是认为你办得到，那你就给我来一手儿咱们看看好啦。”乡绅喊道，“不但这样，我还相信，你这位侄女，一定毫不怠慢，马上就帮着你喽。”“我的哥哥，”威斯屯老小姐说，“虽然我看不起你都到了没法儿形容的程度了，你这种傲慢劲儿可真欺人太甚，我实在没法儿再忍受了；我想要我的大马车马上套好，因为我决定今儿早晨就离开你的家门。”“这真得算去了一块大病，”他回答说，“你既然说到傲慢劲儿，那我也照样受不了你那股傲慢劲儿。真他妈哪儿的事！我女儿每一分钟都听到你告诉她，说你看不起我。就只凭这一点，就足以叫我女儿对我的见解阅历都小看了。”“不可

① 柏拉图《谈法律》第4卷（页边节数714E）说，“父母管子女，耆老治幼少。”同书同卷（页边节数717C）说，“哲人智士，首先供奉者为神，次为灵，次为英雄。此外则以神龛供奉祖宗之精爽，次则供养仍生世上之双亲。盖父母生我、育我，故凡我之所有，皆来之双亲；此为我所负之债中最大、最先者；还此最大、最先之债，为职份所要求。故我须尽最大之力，用物质、身体、精神，报双亲当年我在孩提时，对我之勤劳辛勤，并于双亲晚年最需护持时，侍奉之以为报答。人子终身，皆须对父母谨言慎语，因言而不慎或失敬，则受谴最甚，以复报之神，受命专窥伺其事也。父母发怒，子女须安然受之，不论其怒见于言或见于行，皆必忍之。因父对子，天性易怒，尤其如父认为子侮逆时，其怒更易产生。父母亡，视其财力，适度尽礼殡葬之，毋过奢过俭。每年祭祀以荣之，永远纪念以尊之。”（大意）但他在《理想国》第7卷（页边节数541）又说，“治国者之首务，即移城中年逾十岁之人于乡间。他们须管理此辈孺子，勿使其父母所有之习惯，对之有所影响，要以（我辈）所规定之习惯与法律训练之。”（大意）

能，不可能，”姑姑说，“这样一个野兽一般的主儿，还有谁能把他再往小里看。”“野兽一般的猪，”乡绅说，“你这是说野猪吗？我可不是野猪，不是，不是，就不是；也不是野驴，都不是；也不是耗子，我的姑奶奶。你要记往了，我可不是耗子。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，不是你那一窝一窝把这个国家都吃掉了的汉诺菲耗子。”“您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，”她喊道，“他们那种一无是处、荒谬绝伦的原则，把国家毁了；对内他们专以削弱自己政府的手脚为事，对外就专给朋友泄气，专给敌人打气^①。”“呵！你又回到你的政治那一套啦？”乡绅喊道，“我对你那一套政治看得还不及一个屁^②。”他说最后这个字的时候，还伴之以相应的姿势，是因为用了这个字眼儿，还是因为藐视她的政治，才最把她惹得翻天覆地，我不想肯定；反正她爆发了最凶猛暴烈的震怒，骂了几句这儿不便重叙的话，一下就冲出大门去去了。不论她哥哥，还是她侄女，都没想到，应该当面阻止她，或者跟在她后面，追她回来；因为这两个人，一个就净顾忐忑担心，另一个就净顾咆哮发怒了，所以两个人都几乎没法儿动身挪步。

不过，那位乡绅却冲着他妹妹发出一种追赶兔子的吆喝之声。那是在兔子刚一让猎狗赶起来的时候，必有的行动。他对于这种吆喝，的确是个大大的能手，在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场合，都各有其适当的吆喝声以应付之。

女人们，像威斯屯老小姐这样见过世面、从事于哲学和政治的研究的，都会马上利用威斯屯先生现在这会儿的脾气、心情，趁着他的对手不在跟前的机会，说上几句装腔作势、言不由衷的奉承之言、恭维之语；但是可怜的苏菲娅却是简单的化身。我们用这个语词，并非有意向读者暗示，说苏菲娅呆傻，因为一般人都认为，呆傻和简单是同义词。她不但不呆傻，还确实是一个明事达理的女孩子，而她那种明达，还是属于第一流的。但是她却缺乏那种女性所

① 这应指沃勒割勒及辉格党当时一味主张保持和平而发。

② 原文 f—t，即 fart。

独擅的施展起来可以带来很大好处的有用技巧，这种技巧与其说生自理智，不如说出自情感，所以往往是最呆傻的女子之所能。

第四章 从生活中绘出来的乡村女士画像。

威斯屯先生已经喊完了他那种吆喝之声，而稍事喘息之后，开始用非常动人的怜悯之词，哀叹起男人们的不幸遭遇来，他说：“男子们永远像狗一样，叫这个那个该死的母货^①，由性任兴，鞭来鞭去，归队入群^②我一想起就认为，凭我这样一个男子汉，叫你追来追去，追得就算够呛的了；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躲闪过去了，这会儿又来了另一只母货，顺着脚踪儿^③，拼命地追，不到追着就不算完，但是我要是再这样叫一个母货，不管是谁，穷追下去，那你就狠狠地骂我一顿好啦。

直到这次卜利福这桩不幸的事件发生以前，苏菲娅不论因为什么，连一次都没和她父亲顶过嘴，只有遇到他骂她母亲打抱不平，才是例外，她虽然十一岁上就没了母亲，但是她却以最大的温柔疼她母亲。那个可怜的女人，在她和乡绅结婚的整个期间，都只是他一名忠心耿耿的高级仆妇^④，乡绅就当了一名世人称为贤良的友夫这个角色，作为对她这种忠心的回报。他很少骂她（大概一星期不超过一次），也从来没打过她，她半点儿也没有使丈夫生妒的机会，时间真正由她自己作主，因为她丈夫从来不对她打搅取扰，他整个上午，都在田野间，逐兽弋禽，整个晚上，都和酒友一起，推杯弄盏。除了吃饭的时候，她确定几乎见不着他的面儿，吃饭的

① 原文 d——nd b——，= damned bitch

② 原为逐猎用语，言离群之猎狗，鞭之使人归队

③ 原为逐猎用语，“脚踪儿”指野兽的脚踪而言。“鞭”“追”“吆喝”在这儿也为狩猎用语。

④ 18—19世纪英国家庭用仆，有高级，低级之分，高给者，膳宿自备，工资一星期为10元令6便士，低级者为7元令，见毕赞特《伦敦》第7章（已见前注）。